



神 兵

(革命斗争故事集)

貴州人民出版社

神 兵

(革命斗争故事集)

本 社 編

貴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1960年7月·貴陽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編的十四篇革命故事，除“棉衣”一篇系选自“貴州日报”外，其它十三篇均是“山花”杂志历年所发表的。这些作品都以回忆录的形式生动朴实地描写了紅軍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时期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歌颂了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頑强和机智的精神。

本书是对年輕一代进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

神 兵

(革命斗争故事集)

本 社 編

*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貴阳市延安中路3号)

(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2 1/2 字数：53,300

1960年7月第1版

1960年7月第1次印刷

1961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3,151—6,180册

統一书号：10115·270 (1420)
定 价：(6)二角八分

目 录

长征回忆片断	陈新昭 (1)
小紅軍	張正元 楊明道 (4)
茫茫草地	晓 秋 (14)
草地二十天	沈代坤 (21)
长矛换步枪	沈代坤 (26)
巧取黔西	侯士选 (30)
紅軍入川記	陈春堂 (33)
无名英雄	微 山 (35)
背粮	小 山 (47)
神兵	魏中和 (51)
“交朋友”	李連修 (56)
大別山上两个战斗故事	王 民 (64)
棉衣	边 金 (73)
孤舍擒匪	春 雨 (76)

长征回忆片断

陈 新 昭

长征，这是我一生战斗生活中最难忘却的日子。尤其是在节日，我更容易回忆起一些亲切的战友的面孔和许多动人心魄的往事。这深深地激励着我，也将永远激励着我；它使我对今天的生活，对祖国的一切爱得更深。

过 冰 河

长征一开始，我们屁股后边就紧跟着一大群敌人。为了摆脱他们，我们经常在夜晚行军打仗。夜晚成了我们最活跃的时候。路，越是偏僻，越是窄小，越是艰险，我们就越要走它；除非不得已，我们是不走公路和大路的。

一天夜里，我们来到了“七里峡”。这是一个七里长的峡谷。有一条小溪，弯弯曲曲地从中穿过。过峡谷要趟七次水，除此没有别的路。本来是夜晚，一进峡谷，就更加黑森森的，象置身于一个黑洞中。教导员的那匹骡子，一声长嘶，马上被峡谷两旁的高山挡住了，发出阴沉沉的回声。走不久，耳边响起了河水的嘩啦啦的声音，打破了沉寂的气氛，接着，白色的浪花隐约地出现了。走近一看，水流得很急，虽然宽只有一二丈，可是水深齐大腿。那时正值严冬，我们还都穿着单衣，（哪来的棉衣啊！）身上披着的垫单也都结上了冰，一个个象

穿着鎧甲似的。每个人的脚上都是穿的草鞋，有的人草鞋都磨烂了，便打着赤脚。同志們把生着冻疮的脚伸进水里，手拉手地趟过河去；对有病的同志便用首长那匹馬来回送，或者由同志們背过去。我們班的小黄，个子太矮，要自己趟水非淹过肚皮不可，我就把他背了过去。脚刚一伸进水，一股叫人难以忍受的寒气就钻进了骨头，过了河两只脚整个都麻木了。就这样，我們連續趟了七次河，并繼續向前挺进。敌人就这样把我們鍛炼得更坚强了。

我們的政委

在长征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們所以能战胜一切困难，革命的阶级友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我們的一些首长，他們的諄諄教誨和以身作則的行动，給了每个战士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当时我們的軍政委吳煥先同志，就是一位这样使人难以忘怀的首长。

記得第一次見面的时候，我們都走得很累。当时，前面有一位穿黑大衣的同志，从一匹黑驢子上下来，扶着一位病号坐了上去。然后，他便和我們通訊班走在一起了。小黄个子又矮又胖，背一根小馬拐子枪，样子很引人发笑。穿黑大衣的同志亲热地問他：“小胖子，想家不？”“不想家！”“为啥不想？”“建立苏維埃呀！你都講过多少次了，你还問！”穿黑大衣的同志笑了笑又問：“敌人成天糾纏着我們，怕不？”小黄笑着回答：“有什么怕的！前面有‘鞭炮’欢迎，后面有‘鞭炮’欢送，还要謝謝蔣介石呢！”穿黑大衣的同志一直就这样和我們說笑着前进。后来，听人說他就是軍政委，我們高兴得

不得了。以后，我們更熟了，因为他常走在后边，我們也常走在后边。奇怪的是与他在一起走就不觉得怎么累了。他的騾子总是让人骑，他同我們一样，背着干粮袋子，有时还帮助别人背枪。大家不說話时，他就逗大家說話。“同志們得拿出精神来，新苏区快到了！”这話不知鼓舞了多少同志。他的話不多，但給人的力量却很大。

有一次，我們与敌人在庚家河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敌人伤亡很重，敗退了。可我們的損失也不小，軍长副軍长都負了伤。为此我們又进行了整編，由三个团整編为二个团。同志們都为牺牲了这么多同志感到悲痛和憤怒。这时政委却對我們讲了話，他說：“敌人說我們潰不成軍，完蛋了，不能战斗了，可今天这一仗教訓了他們，教訓了所有的反动派，証明我們紅軍是不能被战胜的。同时这也給了全国人民巨大鼓舞，使他們知道，紅軍是在坚强的战斗着。我們什么也沒有，沒有穿，沒有吃，枪不好，子弹少，甚至連双好鞋子都沒有，但我們胜利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們有党，我們每个战士都有一顆紅色的心！有了这，敌人就想消灭我們！……”他这簡短的动員，給了我們每个人巨大的力量。我們怀着对胜利的坚强信心，繼續前进！

可惜，在与敌人馬开基的一次战斗中，他牺牲了。那时我們几个原二十五軍的同志正在医院休养，听到这消息后沒有不流泪的。軍政委虽然牺牲了，但他将永远活在我們的心中！

（易星記）

小 紅 軍

張正元 楊明道

傍晚的太陽，紅艷艷地吊在山頂上。駐在蓬安的敵軍，早已老老實實地停歇了炮火。嘉陵江的水聲，被一陣陣的風送過來，听得十分清楚。這正是我們紅軍進行文娛活動的時候。吃罷晚飯，我們跟着班長來到草埧子上。大家在草地上圍成了一圈，連長、指揮長已經來了，今天，連里又要舉行“摔咕嚕”比賽，那一班紅“小鬼”，早就急得心痒難抓，嚷鬧開了。

“摔咕嚕”是紅軍里头提倡的一種體育運動，這種運動可以鍛煉體力，還可以訓練人的機靈、勇敢。我算是連里一個摔咕嚕的好手。今天，我又一連摔倒了好幾個，引得圍在旁邊看的同志們都拍手叫好。忽然，從指揮長身邊鑽出個“小鬼”來，滴溜溜跑到我眼前，抱住我的腰杆，說：“來，我倆摔摔看！”噫，哪來的這麼個小鬼？不認識呀！我推开他，打量了他一下。只見他把八角軍帽別在腰帶上，露出個圓不溜的光腦袋，一副圓盤臉，紅潤潤的，兩顆黑油油的大眼珠，靈活地滾來滾去，身上穿着件旧軍衣，長得蓋住了膝蓋，又打着雙光腳鴨子，腿肚好壯實的。他的年紀約莫十三、四歲。我摸了一下他的頭說：“嘿！你這小鬼，怎麼敢跟我摔！怕歇會兒摔壞了喊爹叫娘的！”他把頭一擺，瞪了我一眼又伸兩只胳膊抱住我的腰。旁邊的人都哄鬧起來了。說真話，這小鬼真有股勁呢。可是，

他終究是个小孩啊，哪里經得起我摔，只兩下，他就从我的背脊上翻下去，头碰得发响。旁的同志都乐了，可又担心他哭，都在旁边打气：

“小家伙真勇敢，真得行！”

“好样的，将来定是个摔咕嚕的好手！”

我也料想他会哭，連忙伸手拉他。不想他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脸紅紅的，紧了一下腰帶，又朝我扑来。亏得这时候吹集合号了，要不，他还得摔兩下呢！

一边跑，我一边問他：

“叫啥名字？”

“毛娃子。”

“哪班的？”

“二排四班。”

“二排四班？”我心想，我們班里沒这么个小鬼呀！又問他，“剛調来的嗎？”

“嗯嗯。”

晚上，毛娃子跟我們睡在一起了。月光明朗朗的。在稻草鋪的大“通鋪”上，我們跟毛娃子拉話。从他的講話里我們才知道他也有过一段叫人心酸的苦日子。他是仪陇人，八岁时就跟爹媽在包包場帮人。后来，爹受老板家的气，病死了；媽为了省給他吃，也餓死了。以后，他无依无靠，只得給老板家放牛。紅軍到了仪陇，成立起苏維埃，老板家“跑反”了，村苏維埃罗主席收留了他。沒多久，宣传队在那里扩軍，要选一批小鬼去学吹号，他就在这陣参加了紅軍。赶上軍閥围攻的时候，要守紧陣地，他在后方憋不住，无论如何要求打仗，最

后，才轉到战斗部队上来了。

“爹媽一死，我就沒了家。这陣，紅軍就是我的家了！……我要替爹媽报仇！”

月光射进有頂沒壁的营棚。毛娃子那双大眼睛里含滿了晶亮的泪花儿。听他說話，就知道他已經不是个普通的小孩了。他懂事，仇恨就象一团火一样藏在他的心里；他爱上紅軍，認紅軍是自己的家。

头一天，大家就喜欢毛娃子了。

以后，毛娃子跟大家更亲热了。他手脚利索，又大胆。連长、指揮长对大家說：“我們的毛娃子，就象只小老虎一样！”这句话說得一点不錯。

刚到連里两天，全連人都知道四班有个毛娃子。第三天，班长发給他矛子。他不要矛子，想要枪。班长說：“嗨，你心可大啦！你看咱紅軍这么穷，哪来許多枪？”他嘟着嘴說：“你騙我，你們都有枪！”班长說：“嘿！你这小鬼！同志們的枪，都是打敌人手里夺来的；讲到我的这枝枪，那是上級发給的。你敢要？我給你！”班长一說，大家笑了，毛娃子才不吭声，接过矛子。有了矛子，他又耍刀。班长說：“不是不給，是怕你背不起！”毛娃子一听，又嘟嘴了：“誰說背不起！我又沒少条腿！”沒法，班长只得又給他領了把刀。

毛娃子可真“貪心”，有了矛子有了刀，还不滿足，为了几顆馬尾手榴弹的事，他又纏住班长不放。刚到班里，他就盯上了我身上挂的馬尾弹，小心地摸弄着，又問：“叔叔同志，这能抵多少子弹哪？”我說：“这可說不准。要是敌人涌上来，它一开花，起碼得炸倒二、三十！”“哟，这么厉害！”

他伸了伸舌头。以后，他見連里每个人都有，就朝‘班长’嚷：

“班长，你說我是个紅軍不是嘛，为啥不給我馬尾彈？”班长給他解釋：“手榴彈可不比矛子、大刀，使弄不好反会炸着自己，可危險啦！”好說歹說才算說定了：等他学会使了，班长再給他領。打那以后，毛娃子就記上心了，天天要了班长那个“鉄蛋子”（一个特地做來让大家練習扔远的假手榴彈）在坝子里扔。一天、两天；十五米、十六米……到了大雨梁，他真有本事扔了个三十米。逼得紧，班长只得替他領了三个馬尾彈。交給他的时候，班长又叮囑說：“咱紅軍一顆子弹都是名貴的；手榴彈就更不容易得到，你可得用在刀口上啊！”打那时起，毛娃子身上就挂上了三顆馬尾彈。什么都有了，他欢欢喜喜地說：“这才象个紅軍样子嘛！”

真的，毛娃子处处都想做出个紅軍的样子。我們的矛子上都有紅纓，他的沒有，他就弄了些紅布条条，請老乡給他扎朵大紅泡花捆上。一駐到哪里，我們常給老乡做宣传，他也学着大人的口气在老乡面前講：

“別看紅軍穷，我們可要鬧社会主义呢！我們紅軍多咧！”

“紅軍到底有多少呢，小同志？”有的老乡問他。

“多少？我想少不下百来万吧！”

“这么多呀？”

“可不是！紅軍为穷人，穷人当紅軍；还有中央紅軍在江西。才百来万？怕还多呢！”

毛娃子挺神气的，搖頭摆脑地宣传。老乡們都夸說：当了紅軍，就比在家的放牛娃强多啦！

一九三三年九月，因战略轉移，队伍退出营山县，往北撤走。毛娃子也排在队伍里，他把砍刀横背在背上，扛起矛子，让枪尖在太阳光下閃閃发亮，挺起胸脯，走得大步大步的。

队伍行軍真不是鬧着玩的，一天要走百十里，脚都走破了皮。身体弱的同志，有时免不了要掉队，有“小鬼”的班排，大家得分外操心。可是，我們的毛娃子真是个好样的，从沒掉过队，也沒哼过、喊过。别人想給他换个肩，扛扛矛子背背刀，他把背一甩：“走远点，誰要你扛！”头也不掉地朝前走去。走了几天，他到底把脚走蹣了。有一天休息时，他躺在草坝上打鼾，这陣子我才注意到，他的脚底板錐进去好些顆刺刺，留着一些黑点点。班长看了，又心疼，又生气：“唉，这小鬼就是逞能！”等他醒了，班长命令他穿上布草鞋，又叫他把矛子、砍刀、粮袋分給我們拿。因为是命令，毛娃子听从了。

每到宿营时，大家都想赶快躺着休息一下，可是过去給地主放牛滿山跑慣了的毛娃子，就象不知累一样，唱唱乐乐的。班长夸奖他說：

“咱們的毛娃子真行，我一直担心着行軍时哭呢——”

“哭？哼，哭还叫紅軍嗎！”毛娃子神气地說。

但是，有一回，毛娃子真哭了。事情是这样——

一九三四年春天，队伍开往毛娃子的家乡——包包場一带。行軍路上宿营时，毛娃子跟我們摆了不少家乡的事。他在村里听老人們說过，紅軍是天上下凡来的，要收恶人，要打富济貧；他跟罗家壩、唐家壩的放牛娃們常受老板家打罵，那时，他们就暗地里罵财主老板家是“恶人”，一定要被天上下来的紅

軍“收”去；紅軍來了，他參加了少先隊，當了個小隊長，天天扛矛子站崗放哨，還到各村送信，認識了鄰近幾個村的小隊長……

“這回我回去哪，伙計們准來看我，要我教他們唱歌。一回去，我得先去看村蘇維埃的羅主席。他可好啦，心疼我，收我在他家吃飯又把清鄉來的衣服發給我，送我參軍時，他給我錢，叫我好好當個紅軍。……”毛娃子的心飛回家鄉去了。

可是，事情不象毛娃子想的那樣美，到了家鄉，他却哭了。

離包包場幾十里，就打聽得消息：紅軍開走後，土豪劣紳又翻了把，殺害了好些人，許多窮人都被逼跑了，鄰近一帶的村子成了反動派的天下，反動民團在各村成天吃呀、喝呀。聽得消息，大家都沉悶了，毛娃子更是眉都鎖起來了。

“操他娘的，得殺回去，把它龜孫的一個個宰光！”毛娃子罵着。

離包包場十來里地，反動民團就在附近幾個村子里打槍了。不過，從槍聲里聽得出來，它們要準備逃跑了。

“繼續前進！”命令傳來。

隊伍直撲包包場。

我們這一支隊伍翻上了離包包場兩里多路的柏樹丫時，大家都為在這裡發生的一件悲慘的事停下腳步來。在大家的面前，是一根幾人合抱粗的大柏樹，樹上有個人，雙手、雙腳和心窩都被鉄磨耙齒釘着。誰都明白：敵人用殘酷的“梅花桩”殺害了好人。更使人悲痛的是，被殺害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孩子，被殺害了，可以想象得到，這裡的人民是怎樣不

屈地跟反动势力进行过斗争；苏维埃的儿女，是怎样英勇地为了苏维埃政权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他是唐家塆的小队长呀！”毛娃子在队伍里，先是惊叫，随后就“哇”的大声哭起来。大家也觉得心酸，但立即变成一团复仇的烈火在心里燃烧。……

村里传来的枪声已经由集中到分散，由密密麻麻到阴一阵阳一阵。

“不耻敌人逃跑，我们要快追，为老乡们报仇！”连长说着，又问，“谁熟路？”

毛娃子已经止住了哭，但还在抽咽着，他擦了擦眼，擎起矛子来，“蹬蹬蹬”地跑到连长跟前去：

“我熟，我领路！”

连长派人掩埋尸体。我们跟着毛娃子，走出罗家塆，穿过濛子埡，在通往新子镇的路上截住了一股逃跑的敌人。战斗才十多分钟，一部分敌人逃跑了，一部分被打死，剩余的十多个往后逃，被赶上来的红军部队捉住了。

回到包包场，大家看到，好些铺店被敌人打得东倒西歪，锅呀碗呀都叫敌人摔了。老乡们大多半还没回来，留在家里的只是些六、七十岁的老公公、老婆婆。毛娃子一直没找到疼爱他的老主席和别的小伙伴。

一九三四年六月，部队驻到中心寨附近，我们连驻在邱家庄。这时候，四川的几个军阀已经勾结在一块，停止了它们之间的混战，拼凑了人马对红军来次大围攻。紧张的战斗在各处进行着。

一天，我们正吃着早饭，忽然哨子“咕咕咕”地吹起来。

这是紧急集合。大家把碗一丢，拿起武器集合去了。毛娃子早就扔了舀湯的葫芦瓢，跑在头里。

“同志們，田頌尧的‘扇子会’抢中心寨来了，我們要赶快到寨上去，那是个紧要地方！”倪指揮长向大家发出命令。

邱家庄离中心寨大寨才几里地，大家朝前飞跑。快到寨边，敌人的队伍也正密密麻麻地从对面赶来，要夺大寨。炮在吼着，枪已經打得象放鞭炮那样紧火。

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大家不顧一切地朝寨上跑。

才上得寨，敌人已經攻开了南門，一窝蜂似地跟着打旗兵拥向寨中心来。上来的敌兵都是“扇子兵”，头戴白帽，一手拿白扇，一手拿大刀，嘴里念着咒語：“打不进，杀不进。”我們的队伍，就象出山的猛虎一样，直扑上去，为头的一杆大红旗呼啦呼啦直奔寨中心。我們的旗兵用旗上的铁矛跟敌人的旗兵搏斗开了。大家已經和敌人攪在一起厮杀。呼喊声响成一片。寨上就象一鍋烧得翻滚的水。不过一頓飯时间，敌人的旗兵被砍倒了，白旗子被劈成几段，飘落在地上。旗子一倒，“扇子兵”就着慌，回轉身就朝寨下跑。于是，敌人被压回去。我們連担任了守卫南門的任务。

“扇子兵”退开了，田頌尧的正規部队就架起机枪、小炮来，朝寨上猛打。我們后面的大庙中了几发炮弹，屋瓦、牆壁塌得嘩啦响。倪指揮长指揮大家伏在短牆下面，敌人不冲锋不許乱打枪。

太阳已經当頂，地上的石头晒得发烫。毛娃子在寨門边石牆下伏着，他的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罩着滿脑袋的汗水。他一手紧紧捏着矛子，一手把挂在身上的三顆馬尾弹解下

来，一顆挨一顆地排在身边。我挨着他，深怕他随便把手榴弹扔出去，就拍拍他的手臂，說：“毛娃子，沒命令別乱摔啊！”他掉过头来，血紅着脸，张大了眼睛，用手抹了一把汗，然后向我点了点头。

敌人朝寨上猛冲了几次，都被我們的“排子枪”打退了。寨下的路上、沟边躺滿了打死的敌人。但是，我們消耗了不少弹药。

“坚持，同志們，天黑才能撤退！”指揮长乘敌人停止冲锋的空隙鼓舞大家。

大家耳朵听着指揮长的話，眼睛盯着寨下，心收得紧紧的。毛娃子好象覺得沒杆枪来打打解恨，一会儿用手摸摸馬尾弹，一会儿又伸手在矛把上滑上滑下。

太阳快落坡了，西边一抹紅霞。我們又击退了敌人一次疯狂的进攻。倪指揮长从矮墙下站起来，向大家喊：“撤退！”話刚落音，敌人的一排子弹嗖嗖地飞上来，一粒子弹打进了倪指揮长的脑門。指揮长牺牲了！勤务員魯秀昌伏在指揮长身上哭着。大家感到无比悲痛，眼里都噙着泪水。毛娃子第二次哭了，他泪汪汪地掉过脸来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要为指揮长报仇！大家擦干了眼泪，握紧了武器。

太阳已經被山遮住，敌人的枪又响得紧了。仇恨的怒火烧着脑門頂，心在扑騰。毛娃子忍住了哭，哽咽着，用手背擦了擦眼，“当”的一声把矛子放在墙边，伸手捞起个馬尾弹来，拔去門釘，揭了盖，把馬尾繞在手上，气呼呼地趴着。

敌人展开了最后一次冲锋，什么扇子兵、正規軍都扑上来了，一边打枪，一边嗚嗚啦啦叫喊着，拼命挤上来。

“打！”連长发了命令。

手榴彈一顆顆往敵群里飛去，敵兵被炸得東跌西倒。但是，敵兵上來的太多，我們的彈藥已經幾乎用盡，稍一停頓以後，敵兵又繼續爬上來。我的幾顆手榴彈都摔光了。毛娃子摔出了兩顆，一顆在敵人中間炸了，一顆挂在樹上，沒响。他恨恨地撿起矛子，把矛尖伸到門洞里去，兩只眼盯着門外。

敵人暫時被手榴彈的爆炸壓住，擁擠在路邊。

“同志們，撤退！”連長喊。

毛娃子象沒有聽見，老盯着門外，我拉了拉他，就跟上隊伍。走出几步，沒聽見身後有腳步聲，就回過頭去望望。果然，毛娃子沒跟上來，他正在門邊拿矛子往外直沖。敵兵到門邊來了，用刀把寨門撥得直晃蕩。我非常着急，又跑回去喊他：“毛娃子，撤退！”他這才拔出矛子來，機靈地提起地上那顆馬尾彈，摔到門外去。“轟”一聲，就聽見門外的敵兵吱吱哇哇叫喚。瞅這機會，我拉着他往後就跑。跑出不遠，敵人劈倒寨門擁進來了，砰砰朝我們放槍。毛娃子在我身側，我覺得他象閃了一下，但沒停歇，繼續朝前跑。等敵人擠到寨邊時，我們已經鑽進紅薯地里。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我們跑了一兩里地，才趕上連隊。這時，一個同志忽然指着毛娃子喊：“毛娃子，你怎么啦？！”大家吃了一驚，仔細一看，只見毛娃子肋下紅了一大片，血還一顆顆滴着。就這一下，毛娃子一聲不响地暈倒過去了……

夜里，涼風呼呼地吹起來，山林發出沙沙的响声。大家一句話也沒說，默默地開進一個小村。

毛娃子躺在一個老爺爺給鋪上稻草的撻斗里。大家圍在他